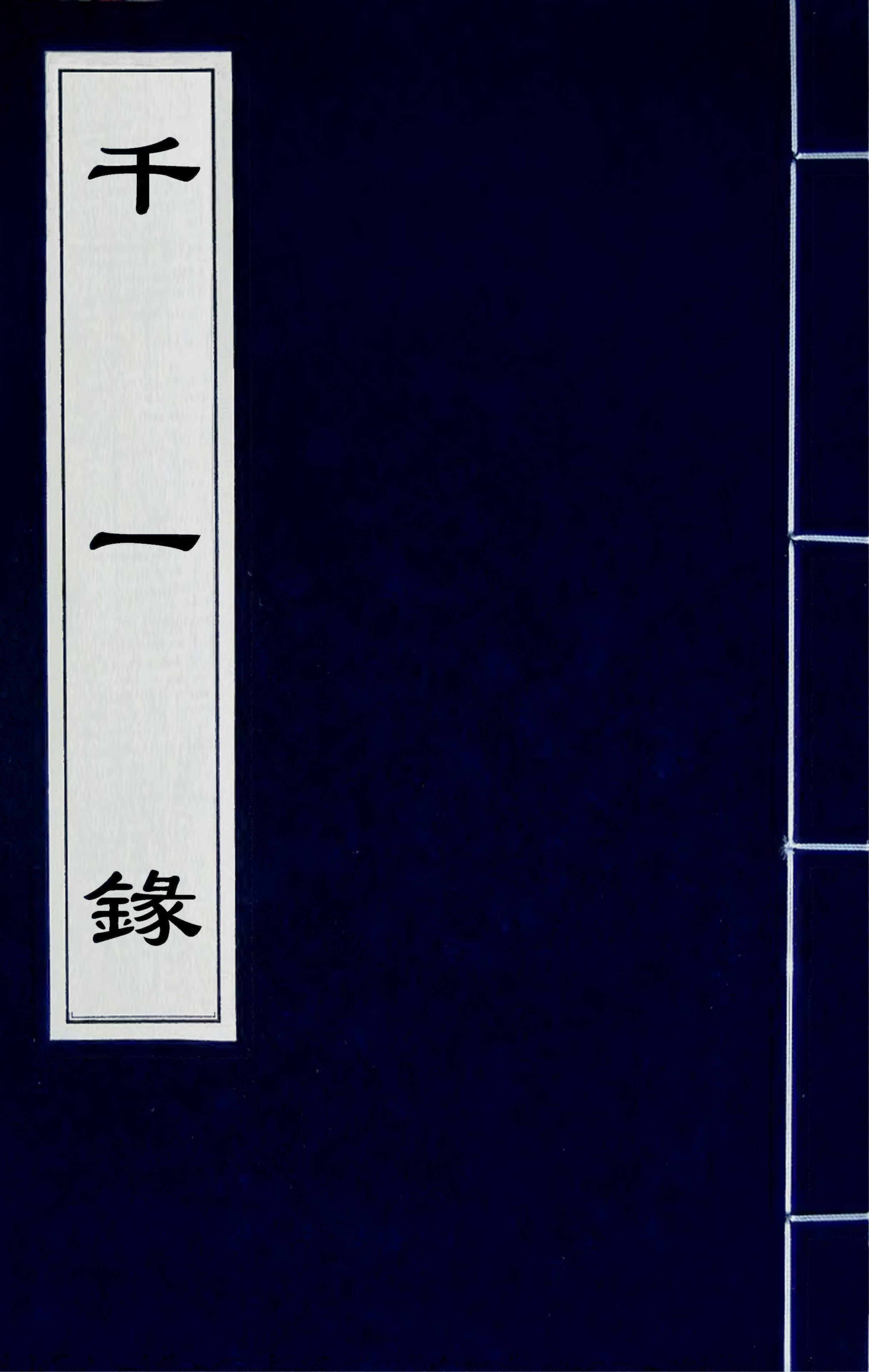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七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三

鸜鵒之謠魯人作之其感於乾侯之辱乎而曰文武之世童謠有是是左氏之誣也

豢龍氏吾不知古有其官否也至謂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則邪辭也吾知其所蔽矣龍靈於鳳若真可畜畜不獨著鳳凰來儀矣且來儀云者猶周之鳴於岐山非如靈囿之白鳥鶴鶴也故曰使麟可羈則何以異羊兕龍乎且舜畜龍禹必恒見之

豈惟禹見之從禹而爲帝臣者必皆見之何爲中流乍見而舟中人盡失色懼欲死耶帝之臨下不言降鑒有赫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何以云擾何以云賜况其各有雌雄則化生必蕃宜如蝘蜓矣龍乎何以曰神淵蟠而天飛也至於乾之六龍以尚其象象者像也猶云天在山中載鬼一車翰音登於天豈必徵諸物耶其曰見群龍無首豈真見耶又不可以易之辭附齊東之語也

魏人唐且見秦昭王請收其時年九十餘矣後十年所與信陵君語陳義甚高鮑氏美其耄期不亂或是

也而始皇時又安能挺劒使之色撓長跪猶有賁育之勇耶記者之誤可知矣

習俗之移人由之者不知也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人輕其死士以身殉名者視之如歸自以求仁而得仁也如田光侯嬴何必死如程嬰又何必下報耶世若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壑者則必不死矣吾郡之俗以一朝之忿自殺者比比也而婦人尤甚彼豈爲烈者耶以身之死傾人之家愚甚矣曰者有司有察之者彼知不足以傾人則亦自愛其死此誠教化之切務豈第之大端柰何爲政者一彼一此故民莫適從

也

晏嬰傳贊太史公非以無勇責晏子也正稱其勇於從義耳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爲谿爲谷其流自入於機變慘刻矣太史公云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知言哉索隱乃以同傳譏之一言以爲不智者也而曰小司馬謬矣

桑林之禱六事自責聖王之所以動天地也身爲犧牲非所以訓以人爲禱豈上天之意耶吾未之敢信也

淮陰之不反也吾未敢必也然非其時也非其時固

不反矣何也淮陰非不識時者也淮陰之死謂非高帝之意吾未敢信也何也高帝之所畏惡者信也其未加誅者功大而罪未明義有所不可心有所未發耳信死而帝之心安矣后之果於殺信寧非帝所素蓄者耶后之殺信也以爲爲諸呂地則非也何也后之所不平者戚姬耳蕭曹平勃高帝之所屬也后未有遠焉帝所屬於后者爲安劉氏耳豈爲呂哉是時惠帝在也惠之崩而覦諸姬子非其子於是王呂氏之念起而劉氏乃其所忌矣當惠之未崩也后固愛其子愛其子固甚於諸呂也故謂殺信爲爲呂氏地

者非也

史記論曹相國攻戰之功以與淮陰俱也究其實則自沛公初起入關中定三秦皆自將其後乃從信耳以彼先登陷陳不啻百戰身被七十創豈不勇哉及爲相清淨無所事事其雅度合道不可涯涘矣乃退讓不矜推賢於蕭相君子哉惠帝言不及蕭淺之乎其知之也

屈軼之指佞也好事者傳之君子所闕也至德之世無佞此草不生於叔季之朝豈亦避佞人耶使上世有此草則堯德未衰知人非難孔壬何畏四凶

不欲辯而去矣

史記謂王翦不能輔秦建德夫翦之爲將料敵制勝其所長耳而以王佐責之豈所謂擬於其倫者耶至其孫離秦惡盈貫天方厭之雖非世將惡得不敗也而歸咎於三世爲將則爲將如衛霍者非耶曹武惠之昌其後可則也將如武惠者十世可也

史記云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夫堅白同異之辯煩文飾辭無足言也而衍之術詭誕不經何云至道乎

史記譏平原君貪馮亭之說而譙周以爲不然夫受

間易將趙樂其亾無足言矣乃若馮亭之嫁禍羅其陷阱而不知避可不謂昏哉平原傳論平原云爾也譏氏其以上黨之受爲可乎過矣當是時趙之力寧不豈耶自保之不暇而欲利韓之餌以振秦之有耶

史謂杜黃裳爲相有大畧而不修小節宰相者正己以格物者也而受餽謝何可以爲小也李鄴侯之出處可觀矣而謂世以其談神仙輕之唐之中世有如鄴侯者殆未可輕也當其時賢於鄴侯者或寡矣作史者其是非不亦謬耶

史謂竇憲之功倍於衛霍以身處下流故後世無稱

焉不然也當漢之初匈奴之强壓秦滅項之威所不能加孔熾矣武帝英畧不世出衛霍鷹揚之將也竭中國全盛之力以角之猶未能大得志非智勇不逮所攻者堅也竇憲之銘燕然則所謂摧枯拉朽者耳其才惡可與衛霍論哉若不揆時勢不量彼已則徑寸之莛百尺之條高下反懸而元哀之烈過於商周矣

馬援詒兄子書居身者所宜珍也其論篤矣而不免於讒者則聽者之咎也援無尤焉史謂其智於戒人而反身之未察其未知援哉昔之君子既明且哲亦何能免於讒也

炎帝黃帝少典之子言出於少典氏非謂同胞也古之文簡猶彭祖氏有國八百餘年非一人也其氏有修道而壽者世遠傳疑乃云彭祖年八百餘耳

周之至德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未可此豈富天下之心哉夢卜之協休祥之集余猶疑之而戎商之日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惟太公彊之又何說也經尚不宜盡信况諸子所載野人之語乎

蟲錯論貴粟以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阡陌字稍訛耳而解者乃以仟伯爲錢使古文作鄙語矣

對問藩籬閒言曰近也語云藩籬間物註非

客難註下愚自謂處士謂客非前云世之處士蓋以自況下愚況指世之愚人諭客無若此

解嘲四皓采榮於商山四皓身隱而人榮之故云采榮今解榮爲德殊無義采榮謂榮之亦通

三國名臣序文若死而名教有寄矣時宗指文若也

絕交書并介之人并介言一於介耳註解并爲兼利天下非　士有百行時而出之匪徒執一也一於介者惟見於介務光巢父之倫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師出有名魏雖存猶亡也

孔明此表與日月爭光矣昭明不取可謂知言哉
史之以成敗論人者多矣文信公當宋之已蹶元之
方熾事無可爲獨可以一身繫萬世綱常耳燕山之
死猶首陽也而史乃曰志廣才踈亦何所見哉夫志
廣才踈可以論張魏公不可以論信公也信公時有
如岳武穆者乎而不能用耶夫魏公之時猶可爲也
而得君如彼其專也

韓策韓甚疏秦而見親秦言貌親秦而實疏甚也註
非

唐王涯言以玄卜所中多於易筮此佞玄者也夷人

之算卜時亦有中可以擬易耶

習鑿齒漢晉春秋時謂品題卓越乃其大畧以漢係周不承秦晉繫漢不承魏也夫魏取天下於群雄猶曰漢賊司馬之簒愈下矣其爲賊尤甚而可越魏以承漢乎其辭遒其旨諛悪可以爲卓越也

南夷志云海中有赤卵塢釋迦浴於海塢人盜其衣誓呪之至今人莫能衣衣著體體即爛誕哉說也吾聞佛有斷其臂者誓道成先度此人豈以竊衣小故而罪及其世世耶夫此塢人昔不披衣則無爲盜衣若昔披衣以盜衣故塢之人膚俱爛耶佛能呪此則

所謂佛口蛇心者也何誣佛也此無賴髡徒以欺愚癡子耳而逢衣者志之以爲奇其識乃髡徒者下矣

夷有裸壞不衣之國也此豈嘗盜佛衣者耶

南夷志有𦍑把里者産薄民淳雖貧無乞丐者有忽魯謨斯者國法禁酒甚嚴有犯哇者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夫此皆華夏治世事也乃若踰侈無度酗酒無忌賊刼公行則華也而夷之不如矣

徼外諸夷或不知紀年第以新月出爲一月以新草生爲一歲此上古之遺風也乃其黠者能以十二金丸報時不異於中華之漏箭此其知能之良同降衷

於天者豈爲不可化哉使如太伯之於荊蠻箕子之於朝鮮不亦善乎而何以浮屠爲也浮屠果老子爲之耶是夷而夷者耳奚取焉

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釋氏之生其徒云爾誕也非史也而儒者大書之攻異端乎志害始乎余不知之也

吳越春秋載伍子胥之亡也漁丈人知之瀨水之女子知之其事雖異然何必自沉哉于時月馳蘆漪人莫我窺英賢相得何云兩賊筥中少飯以賑非恒人之厄援受不親亦復何嫌三十不嫁獨與母居使母

老而無依悲思而死是可忍乎其異於曹娥之從父矣吾固以二人之沉爲未可信也夫二人之沉子胥知之耳蘆中人之稱惟入子胥之耳其子何從聞之百金投於瀨水深不可取則可也若其可取豈俟其母取之此又事理之外者也至謂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從大夫種與俱浮於海此女巫之狂言何云史也

子貢一出而齊吳以亡霸越存魯此戰國遊談之士妄造之也孔子與弟子明王道於洙泗之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時中之道也惡能不在其位而謀其

政哉陳恒弑君孔子請討而曰姑逢其惡以成其簒
乎此其門五尺童子所羞稱者而子貢為之乎且齊
兵已在魯之城下矣乃翺翔不伐俟其之吳之越越
行其間吳釋其疑始有艾陵之戰而魯圍乃解此其
道里迂遠豈一朝夕者哉謀有如是而不露國不疑
者未之聞也此又事理之外者也

太公避世東海之濱八十猶垂釣及封於齊乃殺二
逸士以其不尊君無益世用如其然則夷齊之倫皆
可誅矣淫刑以逞豈可以報政哉甚矣諸子之妄也

道佛之經自元始天尊至閻羅王皆有姓名此足以

誑戲市童耳謂周公孔子以來歷世賢人皆爲道家主教而何晏亦得爲王楊子雲爲帝而召公孔子但稱公耳其誕若是而王者作何以不火其書耶宣律師傳言秦穆公與由余論石人因造高四臺明佛法是時已入中國也王元美乃云宣師不應誕余謂宣不應誕耶則應有誕者且元美信以爲非誕耶玄光辨惑論言張道陵爲蟒蛇所噏子衡設權方糜鵠足置石崕頂尅期告衆容抽將胃鵠直衝虛空以爲天師昇玄也此雖出相攻之談然妖人以是欺人者多矣近亦有效之而益拙者且道陵者果上升耶

傅奕早受知唐祖年八十五以醉死可謂令終矣議減省寺塔僧尼甚正而釋門務詆之設有地獄則當反坐矣而曰配作泥人嘗謂宜者不應誕耶

髻始燧人氏女媧氏以竹爲笄赫胥氏以木爲梳可也堯以銅爲笄多事矣舜以牙玳爲梳周文王以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如其言則堯始作俑而舜文爲侈靡之尤曾不若朴野田叟矣甚矣諸子之妄也

淮南子言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懸而四夷服此戰國之士逢邪主之欲而誣聖人耳周公豈恣

口耳之奉者哉吐哺握髮之不暇而鍾鼓不輟何爲也齊宣猶知耻好樂季文子猶能不兼味而周公有是乎

夫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至於耳此非夫子之言也諸子之臆說也如其言夫子爲以力服人者哉夫子且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無取其勇也天下歸仁胡惡言之有諸子又曰少正卯之居魯也而孔氏之門三盈三虛夫子爲政而誅之如其言毋乃類令之爭名而植黨者之爲豈可以窺聖人也爾觀之誅四凶之去其揆一矣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而何

三盈三虛之有

太公之歸周也文武父師之孟子固曰天下之父也其獨言周公相武王而不及太公猶言禹而不及舜也所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也後世遂以二公分將相而以太公爲陰謀秘計獨能將者耳王元美信諸子而求多於太公從而誣織之是蕉鹿之說也且也太公封於齊而周公東征未嘗藉兵焉是爲不能將者哉諸子又曰太公治齊首誅二士以其爲高而不爲用也如其言則避於海濱釣於渭水年已逾耋其誅久矣甚矣諸子之賊道也夫段干子踰垣以藩魏

而秦師郤彼惡知無用之用哉

顏子不遷怒非不怒也怒而中節則文王以安天下而諸子乃云曾子家兒不知怒是賢於顏子矣孔子何以云今則亡也故知諸子多溢言也

綱目書莽大夫晉徵士或曰贅也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不書孔子是以不得卒於春秋也夫君子之舉貴恊於義恊於義斯中於人心中於人心斯春秋之旨也莽大夫晉徵士謂不中於人心乎則亦失其本心而已矣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司馬子長語也而曰出於劉

歆父子而曰皆漢儒之文不亦謬乎左傳國語皆丘明之書左傳蓋可稱國語耳

鬻子九十爲文王師周公雖聖其師事之必矣其書乃引昔者魯周公凡兩見僞可知也其言禹一饋七十起毋乃太煩孔子稱舜好問好察又曰無爲而治恭己南面聖人之治天下居可知矣起可也未必七十起也

伊尹五就桀蓋湯進之使引桀於道或有之也太公隱於釣八十乃遇而云三就文王三入殷不能有所明諸子之妄辭何足以欺稚子

牛缺遇盜盡取其衣裝車牛而無憂吝之色此眞儒也其被殺則命也註者乃以爲迂腐矯情非惟誣缺大失列子之旨矣

列子飛鳶墜腐鼠而中之謂俠客相隨而行樓上不知也而以慱笑腐鼠適中客客不知鳶所墜也而以樓上之笑爲易巳虞氏之禍成矣註乃以爲中擲魚則不通文理何云辱我以腐鼠耶

宋人三世行仁義不懈黑牛白犢孔子以爲祥可也而曰以薦上帝則必非夫子之言夫季氏旅泰山孔子責冉求弗能救匹夫而薦上帝乃道之乎行仁義

自宜致祥胡犢也祥在盲矣夫壯者之戰也死者半
其半固不死夫不死者不盲不死然則盲非祥也而
禍福之倚伏徵之矣君子之行仁義亦無懈而已矣
河梁之丈夫懸水圍流魚鱉弗能游者厲之弗以錯
意乃曰先以忠信從以忠信信乎孔子所教人主忠
信者以馮河乎而何其弗與也
郄雍者視盜之貌而得其情此在禮固有色聽非過
察也趙文子以爲不得其死則將縱之乎其曰舉賢
而任之教民化行民且恥盜則本論也充其道晉之
治幾於王矣豈惟霸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夫士將待有四者而無求耶則皆孟子所得志弗爲者也何其言之舛也士不耻惡衣食而後可與議道斯四者奚足有也此非楊子之言也列之贋者也

淮南子云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余有味其言知無樂之樂則知孔顔之樂矣

淮南子云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本欲言養性自適而不知以禮節之趨高所以盡二世也而猶述

之耶一言以爲不智無取焉爾

道經自言無量至妙矣四萬刼一傳是無可傳時也而曰有法無財事鮮克濟必賫金寶而後付焉一經本旨乃在此語然則此經惟以得財而已乎苟有財何必四萬刼也吾見世人棼棼傾貲以求道未見得道者也

今學士之佞佛無惑也未知其所蔽而阿其所好曰與儒者之教不異云爾其言曰儒者言盡心知性佛亦言明心見性其歸未嘗不同其爲用者異耳夫告子非不言心也而曰不得於言勿求諸心非不言性

也而曰性猶杞柳猶湍水孟子闢之則知其所蔽故
也告子之學其流為禪彼將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犬
之性者也故噬人之獸可為羆熊比丘盡化蛇魚盡
為物利天子所謂生之謂性者以濟於禽獸果無異
乎不知人與獸之辯何以知儒與釋之辨故曰無惑
也故知孟子與告子之所以異則知儒釋之所以異
矣

陸氏以持敬為不明道謂經言存誠不言持敬斯言
也亦近於羅織之吏矣夫誠可言存敬可言持也孟
子曰持其志此持敬之語所自來也豈背於道哉

陸子論伊洛諸賢漢唐所無有而未見其其如曾子之信其皜皜子思之達其浩浩愚未敢知也夫皜皜浩浩惡可易言之也乃若孟氏之知言者距楊墨以闢聖道伊洛之闢佛氏其考諸孟氏而不謬矣而陸子曰未見其知如孟子之長於知言此則愚所不知也

栁子云幸茲南夷謫陸子云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近有去官作詩志喜者此皆非忠信之言幸不取曷若不試幸去官何不先去幸謫不若易退君子人不知不愠耳胡喜也胡幸也

陸子之書闢佛者屢矣而朱子以爲禪不若過乎然

其門人有髠剃者矣慈湖楊氏其入室高第也不諱禪矣然則謂其學爲禪非過矣陽明極言陸學之非禪而爲陽明之學者則亦有髠剃者矣今其徒談空者盈天下將以其師諱禪爲儒耳愚嘗謂諱禪之心即良知而儒釋之辨可無論也

孔子疑其父墓由少孤也而史記以爲毋諱之諱之無謂矣索隱又曰非諱之也由少寡以爲嫌也夫少寡何嫌益無謂矣

子畏於匡一謂使從者爲甯氏臣得去一謂子路彈鋏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此一事也

或傳之異或兩有之爲臣劒歌不相悖也而索隱乃以爲夫子再厄匡人故有二事陋甚矣　觀子路彈劒而歌益知慍見非疑夫子夫子示以無慍耳

晏子賢大夫也孔子稱之其沮尼谿之封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乃墨者之徒借以譏儒必非晏子語也而子長不知察無傷於儒不亦誣晏子乎

史記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涉獵弁誤之過也索隱不敢正之第云與孟子不同耳趙魏敵國覦邠狄不侔何爲稱之以是槪古文其所不合者無泥焉可也夫諸子之淆亂亦多矣

許由之事傳者非一司馬氏以天下重器未嘗試之於位而遽讓之孔子序列古之賢人文辭不少槪見其疑之者是也然至德之感人固有聞其風不言而信者孔子言爲世法無使賢智者過之天下可無由不可無舜禹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其不述也意或在斯歟若伯夷者萬世綱常繫之武雖不失顯名猶云未盡善此其序列之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由也失其高矣是以不槪見未可以是疑箕山之冢也

史記後九月即閏九月也而文頴以爲時律曆廢不

知閏謂之後夫旣不知閏何從有後哉注家之謬多類此

史記孟嘗君舍業厚遇賓客二解劉氏爲長舍音赦是也孟嘗之富不至廢産以事客索隱注多陋抵牵姬求解解抵爲觸觸冐觸冐豈所以解哉抵之解詰也至也

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武非富天下救民於水火之中也而曰以暴易暴其非伯夷之語耶西山之歌葢戰國好事者爲之也齊宣慙於孟子而陳賈以周公未盡仁知釋之誣聖長惡邪佞之恒態耳且湯武之

順天應人一也既以商與唐虞並稱矣而獨以周爲暴何哉故曰非伯夷之語也　恥食周粟不食其祿也採薇猶餐稻拾橡貧士固不免饑也好奇者過爲高論而陳仲子因以咽井上之李矣仲子惡能廉聖之清者必不爾也

莊子聚則成體散則成始言通天下一氣耳終則有始其散也乃所以始也其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蓋自註矣註者不悟乃曰天地之氣合則爲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何其談之淺也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成始之說也而彼

佛者以傳前後生之誣辭曰佛未入中土其教已萌
儒服者從而徵之可慨也哉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巳
此老氏之徒所爲欲去此三者也夫智者不惑不逆
億而先覺仁者不憂樂天而安土義以爲質時措而
皆宜君子修此三者故無入而不自得也未有君子
而長戚戚者也不知好異者何用邀愁而誣儒哉庚
桑楚之篇其辭煩非老子之言也而註者以爲得老
聃心傳之奥陋矣

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言託棲於社稷之間近人而遠害城狐社鼠之說也註者以宜字句謂顧竄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不知讀古文何以會其意

牧馬小童曰爲天下何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雖寓言寔至理也是以有涿鹿之師也莊子亦既知之奈何曰國與禽獸居人獸不亂群耶彼且害馬寧避豪賢且莊子所述古之初所謂至人者亦人耳人而可與獸群吾不信也舜使益掌火周

公驅猛獸何爲者乎釋者稱其上人有能擾虎者此殆有術今乞丐者能操蛇非神也

莊子者其妙於辭者歟其寓言非近信也非謂後世信之也聊以玩世者乎甚哉誣善之人其辭游彼且以石室之藏爲中山之餒蠏有胥者孰從而辯之莊子固言之幽冥之中鬼得而誅之人道也而誘之鬼所未知之何者也韓子亦云

莊子則陽蓋彭陽之訛耳而曰姓彭名陽字則陽何以稽之章末湯與仲尼一見再見之解尤謬古文安得無訛而不闕所疑以不知爲知陋矣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六十化君子之進德修業固有序也而莊子曰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四十九非也直欲是非盡泯侗然無知之謂道故曰惟蟲能蟲能蟲能天其論近於孟子所謂赤子之心而孟氏固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擴而充之也如其行不知所如匍匐入井此赤子也可謂大人乎故知莊孟之辯者斯不惑矣　凡莊子所述老子之言類皆馳騁文藝之囿去道德五千文遠矣故曰莊子者妙於辭者也

莊子椰生其左肘椰者疽毒之名此不必疑者也而

曰柳者易生之木左肘孚用之臂臂孚用而柳易生喻無心之速化也莊雖多寓言言之不情乃至是乎註家之謬甚矣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此莊子自註也其言入火蹈水禽獸不亂群並薄之耶註者每爲之辭夔中之夔不知讀莊子何以註莊子

古之士可貧可賤貧賤之事無不可也而不可汙說苑謂太公逆客之舍人管仲城陰之狗盜多聞而不

知擇無取於多矣

言之非情者君子弗述也述之不可以言智矣保申束箭而笞荆王師經援琴而撞魏侯非情甚矣一事也一以爲經一以爲曠一以爲魏一以爲晉道聽塗說對人之語奈何述之以惑後世耶

申生之辭於狐突也其言痛矣共也夫突之子從重耳所以圖也也弗召而伏劒可以死矣是烈丈夫之行也若如諸子所載受太子詔出事獻公無改其德公卒而自殺下報太子則妾人耳何以死乎甚矣談之無稽使賢者之行不白也

太公令伯禽覘於橋梓老子令視其舌齒壺子子林令顧若影此近於隱然教之道所謂罕譬而喻耳左氏所載庚癸之呼則隱語所始也復萊之君不對齊桓之問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夫以我爲聖人是欲我與民共其苦饑寒也余以爲諸子之陋妄云爾今齊語所載管子之治國其與齊桓論政者寧有爲隱者乎東漢之士好爲隱語而魏伯陽著書以誤後人乃有以參同夭其生者釋氏參禪以爲超悟以誇愚俗頗近兒戲喝祖罵佛出指打棒洙泗之間有此氣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其未達也不以三隅反嘗欲無言其達也足以發則言絡曰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明胡以隱爲而參之也故釋氏之參禪狡獪者之爲也由隱語來者也君子無取也

揜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仆蓋有之矣以其有之也而揜目塞耳背坂面隍則有不墜仆者乎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莊列之言命則知其一廢其百可乎是以爲異言也

倚閭倚門而望乃文士爲麗語耳賢母必知禮不倚門也何至倚閭乎

王元美以綱目死楊雄爲過曰雄卑臣也春秋之義不責雄以死也夫臣有卑乎伯夷非也臣而侍從者卑乎不死可耳莽大夫則何以爲之辭若曰罪雄而不得與於道則闚覦甚矣古之與於道者一雄乎雄與於道何與於紫陽也雄而不爲莽大夫也法言太玄是可與易與論語班乎掩前賢而張巳美此近者夸浮之習耳紫陽何至是

今之言道者如餘編之言蓋有之矣以利言也雖然非洛閩之過也且洛閩固未用於宋也而以中原之不復爲儒詬是何言也

聖人不語怪而世人好言之徐鉉人撰怪事以語之輒信蘇長公使客談鬼以供戲謔不必實近世之士或傳會或妄語盈滿卷帙矣夫語怪猶可也踞而夷之胡可也夫丈踞猶可也夷而踞之胡可也譽堯而非桀不若相忘莊生之論誠謬矣今也苴桀犬而吠無論堯且幽囚矣諸子者文雖工安可不黜余於是思董子之對也

王元美以狄梁公之事女主不若其姊賢也又以紫陽綱目無貶辭其識不及梁氏姊此未易言也夫梁公無閒然者也納約自牖遇主於巷合於易矣周旋

轉斡期於光復忠智兼得而愚不可及也其姊之賢自女士之高節各成其仁何可執一論哉莽雄之際百口難文紫陽不與之非過也信筆洗索元美其失言矣

王元美云西伯必以賂免也而宋儒謂西伯必不以賂免迂也余謂元美之論是也西伯必以賂免也雖然元美未知西伯也未知宋儒也夫西伯必不以賂免也何也賂之入周之臣爲之也昔叔孫穆子之止於晉也晉之臣固有黷貨者或曰貨以藩身奚不用也穆子必不爲也夫穆子不爲也而謂文王爲之乎

故西伯必不以賂免也

王元美謂孔子與管仲而不及太公太公者多陰謀秘術者也齊之後而益遠於道則太公使之也凡周之克商滅國者數十蓋歸附之後者耳豈盡助紂爲虐者也則太公爲之也吾未解元美何以深求於太公也蓋見畫厭丁侯之事有類於巫蠱之爲者而信之乎夫尚父之鷹揚著於詩丹書之授受見於禮孟子則與周公伯夷竝述皆不之信而信齊東野人謬妄之語乎周之都洛固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此豈徒以歸附之後先爲興

廢也且興滅繼絕天下歸心非孔子之言乎豈欺我哉而曰夫子知而隱之也夫子之與仲也蓋傷時也何以知其不與太公也元美又曰爲太公易爲管仲難異乎所聞孟子固曰以齊王反手而文王之德百年而未能洽其難若彼而蓋言管氏功烈之卑也由孟氏之論則爲周者難乎爲齊者難乎反而王者難乎假而伯者難乎周之至德也成康之後而有幽厲非文武周公使之也而以齊之遠於道爲太公疵何也非熊之卜自太公望之文師之武父之周召之儔咸無異辭而數千載後何以不解於元美也吾不知

之也
刻陸氏要語者云俗儒隨聲傍吻詆先生之學爲禪
此嘉靖丙寅語也其時猶諱禪也夫陸氏之徒有髡
薙者矣而曰非禪其可乎萬曆間則不諱禪矣非不
諱也彼知不可諱益高其說明以禪爲宗奚不可者
彼且陋嚮之諱者爲不武耳人各有心孰與正之
象山云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今所傳者乃子
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其言大矣而不可稽也彼其
所謂外入者何指乎語固云下學而上達即一貫之
旨所謂徹上徹下者也若以下學爲外入則將曰上

達矣而後下學乎且既達矣而下學可無事乎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蓋即下學上達之旨也陸氏將以此爲外人者乎論語孔氏之書非出子夏子張之徒也其曰堂堂乎張曰子夏云何皆所不足於二子者耳一貫之訓子貢晚寔聞之何謂未有聞耶多學而識乃其所以得聞一貫者也夫學庸語孟其言無不符合濂洛關閩之所講明亦無不符合者陸氏以六經爲已註脚其不可合者雖孔氏之書亦以爲外人之學矣可乎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也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興

之者爲汲汲故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非無所事而反手以王者也彼其博學詳說明物察倫集義知言夫豈空虛鹵莽而已者耶近世有爲陸氏之學儼然爲人師而不疑者曰敬之一字是因病立方自審若無此病亦不須也告子以義爲外孟子力闢之今且以敬爲外入者乎曲禮曰毋不敬非徒爲始學者言也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湯曰聖敬日躋文曰緝熈敬止而以持敬爲不須則自視在聖人上矣惟聖罔念作狂況未得其門者乎之言也而曰不欺已不誤人吾弗信也此由陸氏之學誤之也

今言還丹者丹成則玉皇徵之恒人能嗤笑其誕而豪傑自命者往往深信而不疑可怪也陳伯玉詩頗與金庭會將待玉書徵眞其信其語耶抑借其語以成句耶振六代之衰宜有待於昌黎氏也

陽明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蓋欲自爲孟子此醉夢語也而醉者不醒夢者不覺何也雖然何傷於朱子

井田不可復也吏良而民不擾安其田里入其疆土地闢斯可矣封建不宜復也賢者在位久任之使民宜之斯可矣肉刑不必復也明愼不濫毋作惡毋以

賄成小懲大戒有恥且格斯可矣井田溝澮阡陌之制最宜於近塞行之足以阻騎斯其時也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

元人梡木漫葬託遺體於后土永無暴露之患其視前代傾財竭力於陵寢者誠不侔矣且其肇基朔方入帝華夏至今君長沙漠享國之久在昔罕儷惡用青烏等經哉今之相地求福而累世不葬者亦足鑒矣

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先陽明非之以爲大誤人余謂陽明誤矣聖人未嘗教人不治生也顏子屢空

一簞之食猶有先人負郭之田焉使以治生爲不可則將荒蕪其田而採西山之薇乎曾子鋤瓜而誤父杖之子路負米以養此皆治生者也所謂治生者豈必如白圭猗頓趨時若鷙者耶因天因地量入爲出有國有家者未有能廢者也舜之耕稼陶漁非不可爲善無非取諸人也豈害爲學耶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百里奚舉於市此世所習知也且四民之中皆有賢者鄭商人弦高矯君命以存國其誼至高豈不知學者耶古之學者耕且讀三年通一經三冬文史足用餘時皆治生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

肥夫勤力因時隨分而盡道者君子之所以受命也故許子之言非誤也

世儒為朱子之學者如講套之類支離可厭誠有之矣然非朱子之過也朱子之訓詁為始學也其中非無可疑也則何字之間千百之一其容有未及潤色者矣孔子筆削春秋游夏乃不能贊一辭耳其餘曰起予曰助我則群弟子與焉而朱子門人無所不說豈盡顏氏哉亦篤信之過也語錄則尤不能無出入不得於心者惡能得於言乎子貢多言屢中者必屢失閔子不言言必有中言滿天下而無過者其惟聖

人乎學者於朱氏之書苟能以意逆志發所未發朱子必許之矣乃若入德之門爲學次第聖人復起不可易也而何可畔也

左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釋之必不然也文王一嘆而囚使諸侯從之則紂之虐且益肆豈知懼者乎夫天之啓佑與其所廢智者默契之衆人弗測也湯之出夏臺國微耳而後嗣弱桀是以忽之不知伊尹相而太甲順也文王之出羑里老矣武王亦老成王未生紂是以忽之不知周公輔而成康繼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蓋帥諸侯

以事天子此西伯之職也而傳之訛者因謂皆從之囚又意紂當懼懼當釋之云耳

負苓者之病伏羲氏驟聽之漆園之緒餘也乃其謬悠而無當知言者厭之矣夫漆園氏第放言以玩世耳何世之易玩而難喻也觀乎天人之文周天下之道默而識之存乎其人廣大而易簡矣伏羲氏何病文王周公孔子繼之所以開萬世也而曰卦畫而太朴散則必鳥獸無異而後可夫群鳥獸可也如其噬不避豪賢何彼負苓者亦安得皤然而息其擔也

少時覩墨子謂其言無足尚耳何遽比之洪水及覩

韓氏讀墨之篇乃知孟氏之不得已也以昌黎之賢其原道也近道矣而猶惑之何論戰國處士之橫議乎故知孟氏不得已也

玄關玄牝非二物也以其生生不窮曰牝以其衆妙之門曰關綿綿若存玄之又玄是其解也真人之息以踵一言發之矣老子不欺人而人自爲妄人所欺可悲也魏伯陽則老子之罪人大道甚夷何隱焉

千一錄卷之八

新安方弘靜著

子評四

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世紀乃云紂烹伯邑考以羮賜文王食之不足據也漢高不學因有分羮之語矣

史記稱西伯自羑里歸陰修德行善徒以私窺聖人何弗思也其時四國歸仁三分有二文王率之以服事殷故曰至德何謂陰修行乎

太史儋或以爲即老子名姓俱無據其非明矣養壽

過百歲有之耳

叔孫通號稷嗣君稷嗣邑名是也而以爲嗣齊稷下之風則鑿矣蓋註家之傳會多如此

武后疾甚五王以中宗復辟后得罪於天地宗廟者也而率群臣上尊號何以爲辭哉武三思禍本也而曰机上肉子西所以敗也其智不足稱矣夫武后唐之罪人也若數其罪而賜之死則非子可以加諸母者乃謂中宗不得而與是時也其誰爲君乎迂矣三思不能誅而曰誅帝之母能乎

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郤饋之辭

聊以諭俗耳乃謂其懷𤜶而非真廉何其過索也且記事者往往務飾其辭而反淆其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當諒其志耳

釋氏固有教律則欲仿佛宜遵其戒無庸高論也能薄嗜欲耶遠聲色耶外榮利耶如其不爾則與凡徒無賴者何異

陽明曰聖人之學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伎能非所與論夫聖人固不貴多能又曰有所不知不能然智周萬物道濟天下又曰君子不器豈無知無能者哉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豈

廢聞見者哉若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則非矣故曰一以貫之夫知與能者貫之也而非廢之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此慈湖本旨也慈湖篤於禪者也

天地自相依附邵子之論無疵也曰入地中天包乎地地在天中則日自入地中矣何謂不然構精者翕闢之義何謂褻耶語録多出門人私記或未能發朱子之旨而又失之速貧速朽在四科者始能辯之耳楊用修丹鉛録亦好事矣哉縱有發揮猶在君子之後後生戒之

今之佞佛者非不知其教之妄也何以知其然哉夫

佛教莫樂於淨土莫苦於地獄心是菩薩淨土心淨
則佛土淨其語然矣今也徒繙内典自謂深達法要
夷考其行則貪著攀緣膠固而不可解機械呂穽習
若性成其於淨土未數數也猶可也設有地獄胡能
不畏吾故以爲彼固知其教之妄也
逢衣之徒曰老子非不用仁義也非不用禮法也其
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
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何儒
者拒之深也如其言則老氏固知仁義禮法爲不可
去矣乃其槌提絶滅云者豈非以矯異爲高已耶以

是佞老而援儒盖知其所窮耳
濂洛關閩之學醇乎無以議爲矣近世儒者作意以爲高則必離而過之離而過之則必墮於二氏矣則又諱而文之然不可文也則不憚以二氏爲宗不復諱矣又知其不可也則爲三教合一之說乃至以鄙夫之空空爲釋氏之空者又知其不可也則爲同歸于善之說蓋曰二氏者無亦欲人爲善而已吾與之爲善可也亦何必深非之也夫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彼亦非爲不善也而孟氏距之推其害至於無父無君而比之禽獸孟子豈得已哉乃若二氏者則果於

無父無君矣曾謂無父無君而可與同歸於善乎此其辭易大傳所謂游孟子所謂淫者也由其言則楊墨可無距佛老可無闢矣而孟氏爲好辯矣豈其然哉

莊子載老聃之死秦失弔之老固莊所宗者也設果不死如所云乘白雲騎箕尾者其必夸而述之矣史記不知所終者無亦傳疑之云哉

周之伐紂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順天應人興滅繼絶武庚旣畔廼封微子作賓王家豈非仁至義盡哉紂不自焚未必誅之南巢之放非不可

也諸子之言迺曰頭懸車軨四馬曳行又懸之大白之旌使不得葬此豈武王所爲哉甚哉諸子之言之害道也

凡釋氏所爲西方輪廻之說欲以誘下根人意非不善也然福善禍淫之訓六經固諄諄矣何必去人倫而始可爲善佛所與上根人言所謂最上乘者其於易之艮書之精一詩之無歆羨畔援竊其近似矣何必去人倫而始可悟道耶佛而有聞於道耶惡能不戚於心也

治天下無論三代以上即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

元祐我朝之弘治其時亦小康矣未嘗以佛教治也今梵宇滿天下僧能持戒不墮者幾人乎佛教之無益於治明矣無益於治而大悖於道治天下者焉用之

子貢願息非子貢之言諸子之謬也

句踐用大夫種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祀陰名曰西王母此西王母之名所始而周穆漢武之事其附會與　越人好鬼故因俗以立教山海經言王母虎首鳥爪耳而世乃爲絕世獨立之圖若美姝者何其舛也夫神人者豈以艷美稱哉

圖大士者亦爾則彼徒爲之也

親親仁民愛物中庸之道也不可易也佛務慈悲於蚊虱不欲除之至於蟣則未能不以絲也草生物不欲折之至於髮則不愛也何其不知類哉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至矣乎夫彼方以爲平常爲卑近若不足爲者而曰至曰不可能則求之高且遠者何爲乎其所以曉夫人者亦明切矣而以天下惑何哉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篤論也莊生謂三代以下使天下亂蓋徒馳騁其辭而於事理無當好之者不察過矣無論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其民皥

皞不異至德之世即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不可以言治耶三皇以來共工祝融之戰阪泉涿鹿之師蓋甚於鳴條牧野矣乃若堅白同異知詐之變則王者不作處士橫議者也而以誣聖人耶故治亂無古今也有道則治無道則亂百世可知也

蘇子病天下簿書繁多吏不能究而適以長姦此篤論也至欲復古之篆書簡策使其勢無由繁多夫豈不知其不可復哉蓋慨嘆之也爲政者能急先務持國是無朝令而夕更無以庸人一言而使閭閻紛擾則篆隸之爲楷簡策之爲紙奚不宜哉

蘇子策燕齊之事使燕昭不死反間不行樂生不去齊不可下法當敗耳是也其謂樂毅以百倍之衆不能下二城非力不足由用仁義之過則非也古之覘國者有人焉則兵不可加故曰知彼知已守者常有餘墨子之守公輸無能施其巧田單而在齊未可亾也夫樂生者亦戰國之士耳其言曰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珠玉財寶盡入於燕此所自以爲功者也夫豈時雨之師而曰用仁義哉詞自大王王季以來積德累仁非一日矣豈待三分有二乃知可以王也而後行仁政哉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其於

仁義也性之身之甚於水火未聞仁義而亾者也徐偃宋襄不足以言假假之未能也而能行仁義者耶

蘇潁濱三國論論昭烈棄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諸葛治國之才當紛紜征伐之衝非將何其不審也當其時曹氏竊中原孫氏據江東不入蜀則無尺土可藉也且漢非起於蜀耶潁濱謂孔明徒長於治國非誣則不智也而以其言爲足徵惑矣司馬仲達不可謂非將也何以受巾幗之貽而不戰死猶走也故蘇子之論可謂不審者也

蘇長公言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孔子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至謂不如博奕宰予晝寢比之朽木糞土之牆其深惡之若此則二氏所謂土木其形而灰其心者可以為道耶柰何猶曰與聖人之道不異也吾不意孔孟之後而猶有二氏濂洛關閩之後而猶有異說之紛紛也

文人自矜而相輕自古然矣班傅陸左蓋伯仲之間伯也前驅或猶可也乃若江左之視靈均則所謂奚為於門者浮聲急響卑靡之習以語屈宋彼且欲洗其耳而妄云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一言以為不智其沈氏之謂與

譙周云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其論正矣瑤池之觴司馬氏信之愛奇哉且獨馳千里馬安之哉

世言介之推以焚死國人哀之夫旣思其功而求之矣又從而焚之豈情也哉左傳載其母與皆隱而文公以緜上之田志過且旌善人蓋近之矣其或焚林以求之而介子未必死於焚也介子賢者隱不能避地乎

開元傳記玄宗謂高力士曰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

也而遺事傳會之遂以妄爲眞矣

神農求雨書旱而不雨則暴巫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仙夫聖人之求雨也求之以德桑林罪己是已巫則安能暴之奚爲且既謂之神仙矣又可得而焚耶人而神矣仙矣天之所益其可虐諸此齊東野人之語何可以托之神農也○或曰神仙者若後世土龍之類耳非眞有神仙可焚也要之其說爲誣也是誣天而侮神者也

博物志載客星犯牛女云有城郭夫重門以待暴客天上焉用之豈神仙亦有作賊者耶且其人亦勞矣

惡乎避營築之役也
記言陶朱之智也逆知其長子之必死其弟而日望
其喪之來也吾以爲誣之也果然則不足以爲智也
夫旣知其不可使矣乃不忍兒女子之言而使之是
使殺其弟也其子非有殺弟之心宜無罪耳而陶朱
乃忍使殺其弟以明已之智豈有人心者哉智者必
不然也陶朱智矣吾故以爲誣之也莊生者陶朱之
友必非庸士矣乃以小兒賣之而說王殺其友之子
以矜已之能何其淺衷而殘賊也吾亦以爲誣之也
書終於秦誓其後繼周者秦孟子言天下定於一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及六王畢四海一法三章而漢興若符合矣
金縢書稱武王之伐紂管叔以爲不可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又曰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之者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請尊殷爲天子而周復爲西伯如其言則管叔爲伯夷矣此齊東野人語也至其言管叔自縊死則非周公殺之矣使其不死無亦蔡叔之囚管叔之降足以止亂成王未必誅之也祿父出奔北狄不言殺之而何云周公殺兄乎
傳言高宗放孝子孝已余以爲不然夫高宗恭默思

道三年不言必能遠色遠色必能去讒矣夢寐良弼可謂好德好德必能易色矣女寵進則賢人退鹽梅麴櫱非以水濟水者詎有孝子以放死而不諫耶則叔世之具臣長君之惡者耳焉用爰立而帝是賚耶

齊東之語堯可幽囚何有於孝已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伯奇死而爲鳥以悟吉甫非也吉甫聞伯奇之歌求諸野殺其妻則爲父子如初矣此其說近是哉然吉甫既悟其妻意必愧而死宜耳非射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或子夏有爲言之也

非所以爲訓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一介千駟等耳君子無大小無敢慢惡有出入而云不踰者乎許玄度隱幽穴而致四方之遺乃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此後世貪污之吏所藉口而繼其谿壑之無厭者也孟子所謂如以利則枉尋直尺可爲者乃拔本塞源之論矣

竹林諸賢祖尚老莊實老莊之罪人也阮仲容重衰而追姑婢遥集其姑所字乃老子所嘆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使其姑有卞后之識當云狗鼠不食其餘矣當其時蓋有論者謂彼非玄心乃利其縱恣耳

余以此論爲得其情然則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然乎夫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禮以爲閑猶或踰焉而曰棄之其不胥而爲禽獸不止也夫棄禮者惡得無罪

王輔嗣云聖人體無無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此語似之而非也中庸言道費而隱一言蔽之矣顯微無閒何有何無諸子則所謂索隱者也

王敦之逆而桓溫嗟其可人溫固同聲者也而於時稱爲名士者亦曰恨不見王大將軍江左之月旦乃

若此哉君臣之義也而莊生比之苓董曰是時爲帝者也相與爲君臣時也標枝爾縣疣爾江左之士大都爲莊學者也其不知有君臣宜哉王茂弘江左夷吾耶乃務保存諸叛賊使敦而帝無亦曰時然耳彼莊生者惡得曰非其罪也

何晏之徒祖尚老莊老莊者糠粃堯舜以萬乘爲浮雲其言云爾也而晏所從管輅作卦者乃問已得至三公否耳柱下漆園偶聞此問寧不洗其耳哉其詩曰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并既知之矣而貪戀不已是安能曳尾於泥中耶其談老莊特以縱恣欺世非

能知而好之也

漢武內傳王母以桃啗帝大如鴨子耳而博物志載晉武庫中所藏桃核大容五升許云是漢時物即王母所遺其謬可知也

眞誥云右英夫人王母第十三女紫微夫人王母第二十女王母何以生女不生男何不云降何氏而孕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郭令公年未百也其孫子不能盡識領之而已仙家云歷刼長存意其雲仍不可勝計若皆領之亦太多事矣惡暇闡雲璈玄靈之曲哉妄道士誣神惑世足戮也

鄭氏通志謂樂未有不西出者以爲八音之音以金爲主金西方也此非篤論也夫樂有伊州涼州甘州西地郎以爲西出可也然南郡歌陰山道洛陽陌江南行諸方皆有音豈自西耶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何國無之雅頌自始於周耳豈以其方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又不獨西夷也

志謂夏桀放後從於沙漠其子獯粥攻太王於豳試攷之自湯有天下至紂之亡六百四十六年計太王去豳當五百年矣而桀之子猶存耶何其謬也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孟子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國

策燕自稱蠻夷則夷乃揔稱耳說文云南蠻從虫北狄從犬西羌從羊惟東夷從大弓俗仁而壽此附會之語也

姑射之山寓言耳而解者謂在海洲中乃夢語也

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寶印云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此自知其法之不可而援儒以附之者也佛法必髡其首去其父母妻子何以不壞世間相乎治世語言中庸是也非是無以安立世間則所以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夫既不相違背矣何以

不遵先王之道徒絜其身而廢大倫乎髡者曰吾奉吾法有王者作一道德以同俗彼將於變之不暇矣乃逢衣之徒務引其説以為不背夫亦不背云爾如其不背也則有先王之法何其不若髡者之能奉也如以其法為可從也何以不髡髡則不利於用世談則可以欺世是名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是名名與利方便法

老子之胡為浮屠西方之教所自出也葢老氏之徒云爾也而為釋氏之言者則曰莊老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乃其所謂大乘者度盡衆生方謚普提

且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伊尹也夫衆生度盡衆生盡矣毋乃內諸溝中伊尹為之耶且衆生盡則乾坤息安所置佛易傳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如佛法則盡衆生者也而何謂度盡衆生也逢衣之徒乃為之辭曰此泥其迹者也夫心迹一也不可離也若曰其迹然其心不然則桀可堯跖可夷矣孟氏是以欲正人心也

中行穆伯攻鼓鼓之嗇夫不折一戟而皷可得穆伯弗使以其爲人佞不欲賞佞人也夫佞人可遠下皷可賞於政非悖奚必罷士大夫乎故夫諸子之說多務爲奇詭非情也

趙襄子攻中牟未合而城壞擊金而退之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余以爲非情也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中牟可舍也則勿伐若敵勿迫吾卒且傷危吾士臣而示義於敵是倒置也禹之征苗七旬而格文之伐崇因壘而降修德以來之非以與之取之也

徐秋夫醫鬼爲芻人按孔穴鍼之此夫殆飾僞以誣當世者耶齊諧者何以遂志之也鬼無腑臟安得受病芻人安有孔穴人病死者其鬼或靈未有聞其呻吟者也何此鬼獨能病耶鬼能請醫又能來謝遂可爲女何又忽不見也世人易欺而難曉與之法言則不入聞覺言則信其惟知言者知其所蔽矣

淮南云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然則人倫之教非契爲司徒始契特申之耳及周之衰男女切踦摩肩於國都而不之禁孔子爲宰則男女別塗夫禮之於國也豈不重哉老子云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亦嘆之矣柰何以禮爲可棄也夫禮坊也河之決不曰棄坊之斃而以坊爲無益何其悖也

晏子之書曰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曰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及晏子譏之則因宰我而謝其辭游而鄙誣哉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夫善於與人交而有不善於事君者乎又曰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敏吾以兄事之孔子於晏子可謂至矣惡在其疑之也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處孔子而又以老不能用孔子之不用於齊殆非晏子之沮之也孔子兄事子

產晏子而友遽伯玉然子產伯玉不能舉之於鄭衛而獨以責晏子乎夫以晏子爲子產伯玉則其儔也以晏子爲臧氏之子則非其倫也

説家有云子雲投閣而斃夫子雲投閣耳未死也安得枉其年信巳之筆耶余以是知夷齊斃淑媛之言好事者爲之也夷齊以餓故採薇而食之耳未必以餓死若曰薇亦周之草木因不食薇此不情之言也其爲誣無疑也

或言劇秦美新非子雲作作者劉棻耳此言好子雲者也然不可文也惟清淨作符命自當時語子雲非

于進者特畏禍耳龔生夭天年猶爲老人所尤子雲不爲符命不過爲龔耳其爲莽大夫愧龔生遠矣士不遠死生之分何以爲士哉

日月麗乎天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自然之運故亘古常新也東西相從而不已寧有所待者耶而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馭淮南之誕乃爾此八公化爲小兒語耶

孔子夢麟吐書三卷精而讀之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禹夢蒼水使得金簡玉字之書野哉語也王者之迹息而春秋作始於魯隱

非從麟始也論語記孔子言孝非一矣閒居而曾子侍語以至德要道何與於麟麟而吐書此牛腹中之奇所自來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禹貢所紀可睹已何假於䕫金簡玉字之書不當與典並存耶秦火之後經傳亡而邪僞作董仲舒請悉黜百家之言醇矣夫

童㑽爲不其令捕獲二虎呪曰孰殺人者殺人者死一虎俛首閉目若懼狀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夫虎狠不避賢豪惡有不害人者旣入穽矣何庸呪呪而縱之匪迂則誣也項休寧人逐虎虎急入神宇因檎

之死不擇音固其所也侫其令者謂神之靈也政之異也頌辭盈帙君子耻之由此言之安知不其之人不善爲侫也安知俛首閉目非被傷也當堯之時舜使益掌火其猛獸當有未殺人者火之燎於原不暇呪二聖一賢唐虞之際其政寧不若不其乎哉

皇甫氏聞晷載京師有母病絶見白氣入室而生子乃斃其子而母遂活明輪廻之説或有之也此事理之不可信者死生有命其母自應活耳枉斃其子也世固有死於此生於彼者偶然事億萬中之一也

齊東野語明趙師羣大吠事非實可據然其人邪侫

天下之惡歸焉無足恤者至於君子受誣如碧雲騢之類多矣韓退之是以有鬼責之懼也

市井古者方里而井井邑不改井故井里市井井邑皆從井言也風俗通乃言往市者必先於井上潔其貨物故云市井謬矣市中物豈盡可洗濯者耶

生所欲也而所欲有甚於生死所惡也而所惡有甚於死君子于天壽不貳順受其正所以立命也而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矣死生亦大矣苟生獸畜也苟死朽木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審之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此爲能舍乎何以不成仁而以飼

獸爲也吾以爲以身飼獸者亦獸獸而已矣獸相食人且惡之率獸食人則大亂之道也已以身飼獸因得爲佛又以誑衆生衆生愚甚者儻然從之不可悲乎以是爲教是爲慈悲心乎獸則飼之人則舍焉何其不知類也此固非足道聊以諭愚俗

韓子曰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殺之非之術果於殺而以誣聖人也浲水儆予舜之心亟矣決之有功雖先令不可以爲擅也罪疑惟輕聖人之政也焉用殺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墨子不若是拙

也此因墨子之巧而托言之以明巧之無用耳凡諸子之寓言舉不可以爲眞也而妄信之是說夢之説也若曰巧爲輗拙爲鳶誠善喻矣

桓寛推衍鹽鐵之議著數萬言其言過煩煩則不必有中矣即其論匈奴大夫縱無識何至以堂堂大漢欲行荆軻曹劌之事是誣之也而文學乃欲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不亦迂而無當哉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此市中鄙夫所不道大夫即汚耳肯爲此言乎君子之言簡而文不多也多而至於誣亦奚以爲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此事之必無者好事者漫傳之世亦漫聽之君子所不道也五穀不分荷蓧丈夫甚言其不緣南畝耳米之不可種十九年艱阻備嘗者而曾未知耶羊之非牛非馬也奚俟臧與獲之牧者知之借曰好學不輟未見駕之非羊不嘗爲孔子執御耶讀子者苟不折之以理未有不爲蕉鹿之夢者也

昆明池灰墨胡僧以爲天地刼灰之餘未必然也夫陵谷變遷安知千載前此地不遭煨燼歟

釋稱上人云有勝行在人之上又佛言惟我獨尊夫

人不可上也吾聞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未聞上人而獨尊也佛有是語惡得爲知道不則其徒誣之也

赭白馬既艷不足賦賦即工不足選一馬艷而群臣賦江左之不競宜哉

季世之誕妄而無忌憚者莫如釋氏盛王所必放也而逢衣之徒喜述之益失其本心耳即云祥河轢水則自然神通可適莊九折矣安用寶樹低就攀牽爲哉衣敝欲浣一童子事何用帝獻方石食已欲漱何所非水何弗與者焉用指地成池帝雖愛佛不已煩乎誣帝者誅何可貸也

夔一足木石之怪也而與樂者同其名乃訛以怪爲人耳解者乃曰一夔足矣葢不得其說也
魏伯陽文士之習哉何其好爲隱也叅同契莊語無幾耳上士聞道一言巳足下士則多言適滋其惑惡用隱老子則不然其言養生治國皆易知易從非欺人也解者乃一切以爲隱語不亦過乎
譚峭線作長江扇作天誕語耳仙人不誕也踏翻王母九霞觴無端醉臥紫金牀皆狂士妄作
鳩摩羅什雅好文志在敷衍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天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旣寡將何所論余謂

此僧未知道何至與迦旃子比也又恐世不深識耶易經四聖未嘗要識者於將來老子著經下士聞而大笑知我者希固其宜也以我爲貴即有我矣故老子去聖人非止一間也

太公金匱丁侯不朝畫而射之丁侯病而請臣如其言何不射紂使病而爲牧野之舉乎聖王之佐誣之以師巫之術甚矣諸子之害道也

劉晝新論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無稽之談何從徵之噲等淮陰所羞與伍淮陰當感何星

其露降以爲瑞可也松栢竹箭受之各有占焉則鑿甚矣此漢儒之謬也雨露時若是之謂瑞瑞不在其君子修其政而已矣

吳王伐[illegible]治官而於合石之中得靈寶之書異矣使問仲尼乃曰赤雀啣之以置殿前夫吳之雀猶蘇武之鴈李少君之牛也[illegible]易[illegible]耳奈何以手書嬰睡龍之鱗哉由此言之凡齊諧所志怪誕之事皆此類耳非誕則僞君子不道也

鯀化爲熊杜宇化爲杜鵑此蓋[illegible]之狂言而齊諧者妄志之也誰言義鯀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毛

衣條黑貌憔悴衆鳥豈肯相尋崇子美固正言之矣
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聊以䑐佳句云
爾
益五歲掌火必不然蕬掌者五年猶禹治水八年也
徐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蘇長公使客談鬼
事不能則妄言之長公聊以資譚耳而癡人或傳之
夷堅志諸說家所由來也
芮伯良夫云賢智籍口小人鼓舌余歷稽往昔二者
蕬相因焉國事所以日非乃無不由之也夫小人鼓
舌則賢者不得不避其鋒大臣持祿而不言則簧鼓

傾覆之夫盆無所忌憚矣又曰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貪諛二者亦相因貪者不能正巳不得不諛諛所以濟其貪也貪與諛相為用以是秉國之鈞而有不亂者乎厲之陟於彘有以也

崔浩以史覆宗昌黎所懼不為者然乎彼不明春秋之義也禮以尊諱孔子不以魯昭為知禮乎居無道之邦不曰言孫乎齊國子以盡言不免而國之可醜不可道者其可盡乎余以謂浩自取之非鬼責也而髡者之徒乃以為排擠佛教之報則梁武之功果亦

何以解

虬戶銑溪篠驂魄兎徐彥伯之澁體可供笑噱耳而一時倣效之蓋好奇立異之弊不足以害道也今之講經者往往附以内典乃至文場經義幾若梵語而秉衡者曾無意一正之可慨哉

丁令威化鶴訛之妄者也夫化鶴者欲人不識耶去家千載雖肩摩市中人不知何誰何必鶴僊人者以人長生爲貴耳若其爲鶴奚足貴若曰僊能幻也時而人時而鶴是幻也非僊也學僊者固不學幻能幻者未必能僊凡言僊者無出老子之言無幻也非徒無幻亦未嘗無死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五百醉象無心禦之任其殘害以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此誕語也孔子於桓司馬之難微服過宋及戹於陳蔡弦歌不輟夾谷之會請具左右司馬以從難可避則避之不可避則安之可禦則禦之聖人之行庸行也不動其心則無入不自得何謂任其殘害耶舜之事親大杖則走子畏於匡顏淵曰何敢死立乎巖墻之下而曰夢中之身不足愛也則戕生伐性之夫佛啓之矣自謂覺衆生適以迷衆生君子奚取焉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而不屈於崔慶非不能死者也

楊子雲爲莽大夫無足言矣乃謂美新爲不得已而不死與晏子同容齋之隨筆毋亦過情歟以爲賢固君子所責備也

莊生以文滑稽無所可用五石之瓠擁腫之樹其自喻也浮於江湖寢臥其下逍遙彷徨安所困苦云爾豈慮後世尊之曰經栩栩爲蝶哉彼有大覺必不屑夫佞者

莊子所尊者老子也秦失之弔乃曰遁天之刑彼直以文滑稽耳其譏孔子亦猶是也故曰寓言十九此可證老耼之死

逸周書師曠語太子晉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而諸子書謂子晉爲僊者足證其妄矣師曠聰耳能辨色乎

文王與武王年三儒者多疑之矣若如竹書紀年及逸周書所載則武王克殷乃未及六十自六至九可致太平何以云未受命而武庚之畔孺子流言營洛居東班班具在也然則齡三與子與年五十四受命之說皆謬也伯邑考之於武王唐叔虞之於成王猶或有耄者乎今人十五與八十生子者多矣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莊子之論逍遙

似矣至其正已反求居易以俟則未有聞也孟子曰夭壽不貳所惡有甚於死莊生之論彭殤似矣至其舍生取義修身立命則未有聞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莊生之論渾沌似矣至其始終條理義之與比則未有聞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闇然惡其文之著淡而不厭莊生之論恬淡似矣至其內省謹獨篤恭而天下平則未有聞也

晉武庫中藏桃核云西王母所貽漢武者此妄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海外異物固有出於耳目之外者奚必瑤池耶使果有之司馬氏好奇上

林神君且記之寧遺王母

陸學近禪其始甚諱其徒遂有髡削者矣試求其師諱禪之意無亦有不得於心者耶今之君子不以禪爲諱矣則曷爲不髡削無亦有利於儒名者耶使皇極不建有如元所謂帝師者則朋談之流且以髡削爲利矣然則元之世而猶有儒則宋儒講明之力也余於是知孟氏不得已之心

古禮行於世祿之家非爲田舍野人也今宜倣古制從簡使貧士可行乃得禮意矣世儒名爲人師者反飾之以媚紈綺子是率人爲禮害耳如冠禮祝辭賓

事也乃令童子歌之又用樂何爲哉樂與餌過客止此紈綺子之所喜而用野人以爲厲已者也田野之禮余嘗擬議之以質於達者

射覆之技曼倩爲者由于長愛奇載之也王莽時勃海尹方伎不下曼倩當時謂之聖人無惑乎太宰以多能爲聖也今術士言星命者往往以此術炫俗能知往不能知來不足奇也如管輅郭璞之數則奇矣然輅不壽無益璞嘗以術誅人娉宜不得其死也君子居易俟命此所不必知者哉

堯之儉土階茅茨而世本言禹作宮室非也論語云

卑宫室言卑則非始作明矣

史記吳起殺妻以求爲將韓非子起以妻織組不中度怒而出之妻之兄因衛君之重請之不聽也二者皆非人情起能與士卒同甘苦者寧至是一殺一出必好事者爲之也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謂孔子之飲不能一升過少百瓠過多皆無稽之言

老子至西戎而效夷言可也禹入裸國而解下裳野人之語無稽者也墨子見荆王而文錦吹笙必不爲也

諸子之所載不一取其近理者可也說苑載太公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於齊此其近理者也今閭里中年九十而知慮材力不異壯少者有之矣愚公者以犢易駒而少年持之去此宜有之然此公者肯以陳於桓公乎桓公遇此人有不舉而用之乎故諸子之文多寓言也

說家言張文懿爲令僧齎神告以將爲相及誤斷殺牛事天符遽黜之改正乃復之猶減筭如其言則爲相者必聖人也聖人不能無過旣故矣猶減其筭不已甚乎夫誤可原也今之故出入者何其神弗知也

備忘録謂世無凉焰夫耳目之外不可測者多矣今之鬼火螢火其焰非凉乎火浣布世曾有之將亦勿信耶石崇奴五十人皆衣火浣布以驕晉帝恐未然審有之則誅晩矣

佛戒殺生善矣可以誨侈於味者然聖人之仁民愛物自有差也數罟有禁斧斤以時戒暴殄而謹節度大中之矩不可易也佛之教信能行則獸蹄鳥跡復交於中國佛言氣能出一指以禦五百狂象乎近有慕田爲放生池亦有惑者夫欲放生則臨淵而舍之可也而畜之池何爲毋乃以共佞佛者之庖池中物不

將爲肆中估乎名曰放生實以罔利以佛號者大半
然矣又市上遊手無藉者一見其有而衣食有稽兒
滿閭巷此皆悍很一有警則持竿而呼在在可烏合
也　令甲炳若日月而有司無肯奉行以簿書非所
急耳杞人之憂謂我何求
蘇長公留玉帶於金山不欲斬一帶耳其轉語何須
擬議語未出而即解帶意可見矣余試爲答之和尚
四大既無無處即是坐處五蘊非有元不須借
佛西方之至人也其極虛篤靜足以啟發知之過者
而狡獪變化以駭愚者則陋矣然其俗所以靡然尚

之者乃在於此其後因果福田輪廻地獄愈益陋矣而愚俗愈益信之乃以天下惑則先王之教所必屛也即佛見在固不可與同中國者也何也推之弗可準也行之弗可繼也而以滋僞僞則誅矣

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魯之春秋也其義則游夏不能贊孔子之春秋也涑水通鑑仍史之文者也朱子之綱目繼春秋而作也漢賊不兩立正統定矣而朱子始正之君子是以俟百世也陳壽之志史而已矣何足以知其義其文則越范書未可託後乘於班氏也

史記孔子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必不然也諸子之謬而司馬氏因之也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彼以儒者之道不可以旦夕劾也而不知所存之神也非晏嬰沮之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豈匿怨而友者乎夫善交者必不善沮也